

其实我并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。
至今无论多么的难堪尴尬的处境我都一个人走过来了,再详细说说,我最多害怕工作必须乘坐高峰期的东西线电车,妹妹失忆忘了我什么的这种荒唐的事情。
迄今为止,我都笃信既然是独自一个人走到这里了,那之后我也会独自面对任何一个困境走下去,从容不迫地。请注意我的说法,是“一个”。

——一个接一个处理掉,神明大人也注定是公平的,一个人的情况不会分给你两个人的麻烦。

但是,我承认我现在有点崩溃,这场饭局有三个麻烦。雪之下家这三个女性都强得可怕,这是什么,我进入纳萨里克大坟墓了吗。我会一命呜呼吧?

这是我没能拒绝掉的聚餐,倒不如说这是我无法拒绝的聚餐。我实在无法想象一旦开口拒绝,会是什么样的后果。那个舞会的讨论上的对峙才过去不久,本以为能离得远远的,结果现在毫无征兆地直接被拉到了那位大人的面前,是不是会被报复呢。

“比企谷君,你在干什么。僵硬了吗。”雪之下戏谑地朝我笑了笑,“母亲在里面等哦。”

唔啊~这么想的时候,雪之下这么说话,总感觉背后一凉,好想转身就跑啊,更恐怖的是无论跑多远,好像还是会被抓回来吧。

回过神来,自己呆滞在雪之下家庭院门口。雪之下是那种看上去就会有“啊,这户人家不简单。”之类的感叹。毕竟,这房子实在是很大啊。

越走进去,感觉自己的步伐越沉重。

“雪之下,你姐姐真的也在吗?”

那个人在着实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,更麻烦的是,你永远不知道她会给你带来怎样的麻烦。“当然,听闻你会来参加这次聚餐,姐姐她毫不犹豫就说要一起呢。”

我想也是,那位炙热的大小姐不可能放过这种看我出糗的机会的。

我尽力对雪之下挤出温柔的微笑,

“雪之下,现在我如果离开应该还来得及。”

“已经到门口了哦,比企谷君。”雪之下对我回以冰冷的笑容。

她其实是在说,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得长眠在这里。真好懂呢,雪之下。

说实话,我不明白这次饭局的意义在哪里,甚至连目的都没有明说,可能只是对我试探。“母亲?”雪之下似乎有些惊讶。

“啊啦,比企谷君,你来了。欢迎呢。”

雪之下打开了门,雪之下母亲赫然出现在玄关迎接了。

“您好。。。今日。。。打扰了。”

依然是华丽的和服,一丝不苟的精致妆容,但意料之外的热情让我手足无措。

“比企谷君,不必这么拘谨,今天只是想向你表达感谢,长久以来对雪乃的照顾。”

她露出了柔和的笑容。或许因为不处于公共场合,雪之下母亲的气场似乎温和了许多,和之间几次见面的感觉都不一样。

“不。。。不,这是得做工作而已。照顾说不上。”

我并不知道雪之下母亲说的是场面话或者是真心话,如果非选一个,我感觉是后者。

“请进来坐吧。”雪之下适时结束了这一话题。我偷偷瞄了一下雪之下,不知为何,她反倒沉默许多。她确认似的也朝我微微瞟了一眼,在这微妙的时刻,我们的视线重叠了。她的脸泛起了那种可爱的樱花粉,很让我动摇,我立刻移开了目光。

换上拖鞋,我跟着雪之下母女走上长廊,脚步反而轻了起来,是那种不希望被发现存在的轻。打开门后进入客厅,温馨的气味扑面而来,颇令有些我意外。仔细想想,觉得诧异也是自然,姑且我也只是外人,她们的关系终究如何只有她们自己清楚。不过,气息是没办法隐藏的,在这个家里,她们一定都很幸福。

“比企谷君,请坐下来休息下,晚饭还需要一会儿。”

“感谢,给您添麻烦了。”

虽然雪之下母亲这么说,但感觉自己走过去沙发有点奇怪。不得已我看向了雪之下。雪之下察觉到我的视线,轻叹了一口气,先往沙发那里走过去,我也自然地跟了过去。

这时,一阵清脆的脚步声从楼梯那里传来,声音戛然而止,出现在一楼的是雪之下阳乃。在家里的阳乃小姐是怎么样,我还是有一些好奇的。她的着装比平日见到的还要休闲些,但得出来有些随意。

“哟,雪乃的男朋友来了呀。”这家人捉弄别人的时候表情十分神似。

“姐姐,给我闭嘴。”

“阳乃,招待一下比企谷君,雪乃,要来帮忙准备晚餐吗。”

“嗯。我来帮忙。”

“好~真少见啊,母亲和雪乃亲自下厨。比企谷君有口福了呢。”阳乃饶有意味地看着我。

“呀,真是麻烦了。”我实在不知道这个场合应该回答什么,只能客套话敷衍了事。

“那,比企谷君,恕我失陪了。”

“不不不,您随意。”

雪之下母亲微微鞠躬,转身离去。雪之下母亲对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客人都这么周到,我不禁对她有些佩服,这是对礼仪持之以恒的结果。

雪之下担心地看了我一眼,随即跟着往厨房踱步走去。

在这个陌生的场合,我甚至都觉得自己的坐姿都有些变扭。

“呐,比企谷君要喝什么?伏特加?还是白兰地?”

“不是酒就行。我未成年哦。雪之下小姐。”

“不要那么有距离感嘛，你现在跟僵尸似的。”

阳乃小姐姑且放过我，给我倒了一杯橙汁，随后坐了下来。

“真没想到啊，比企谷君，真的作为小雪乃的男朋友来我们家了。”

“不，是没有权限拒绝才对。”

“那又是站在怎样的立场无法拒绝呢。”

阳乃小姐目光锐利了起来。

“雪之下雪乃的搭档。她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呢。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比企谷君，小雪乃听到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”

“不，还是不要让她听到比较好。”

“为什么都到这里了，你还在逃避呢。”

阳乃小姐边说着话，从右边边往我这里靠近，我下意识往左挪动了一下。她的眼神突然又多了几分俏皮。

“没有吧，说起来，我甚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在这里。”

“你真不知道吗。比企谷君。不是给小雪乃答案了吗。”

记忆遽然涌了上来，实在有些难为情，好想去死啊。为什么这个人会知道啊。

“跟这个没关系吧。”

“嘿～你觉得跟这个没关系吗。母亲可不这样认为哦。”

“这时候提令堂有点微妙啊。”

“比企谷君真是一点都不可爱啊。什么能时候能变得可爱呢～。”

她像放弃了似的，大大咧咧躺在了沙发上。

“不可能吧。”好的好的，我就是永远都那样不可爱啦。

“所有的一切我都会去做的，请让我参与你的人生吧。”

谈话间突然伸出一把利剑，刺中了我的胸口，话语就是有这样的杀伤力。我再一次低估了她，这个人真的什么都知道，而且对于细节了如指掌。

“别擅自进入别人的回忆啊。雪之下小姐。”

“看来比企谷君也有可爱的时候呢。小雪乃好好选择了，也被好好地选择了。”

阳乃小姐的语气逐渐沉稳了起来，露出了不掺任何虚假的微笑。这个人就是这样的，一旦收起锋芒，反而会让人觉得有些难过。但我不知道该为她难过什么，只是总能瞥见她背后巨大空洞哀伤的一隅。她会如何填补呢，以她的强大，可能有她自己的考虑。

“那真是太好了。”这一定是命运石之门的选择吧。

雪之下母亲这时推门进来，可能是要赶我走了。太好了。

“比企谷君，差不多到晚饭的时间了，请就坐吧。”

啊，那真是太遗憾了。

“实在是麻烦您了。”

“不必寒暄了，快就坐吧。阳乃，该吃饭了哦。”

“好～对了，爸爸要回来吗。”

恍然间，我才想起来，这个家里还有那位县议员的存在。雪之下提过的次数不多，不过，还是能知道她的父亲很疼爱她。倘若见面，县议员可能会对我抱有敌意，当然，我也不是不能理解。能见上面吗？我有点好奇，这个家里唯一的男性在这样的家里的生存方式。

“不，你爸爸不回来。最近忙，而且，他并不知道比企谷君来这里哦。”

话说到这里，雪之下母亲饶有意味看了我一眼。

可能她在确认着什么。

“嘿，这样啊，小雪乃还没打算告诉爸爸吗。”

阳乃小姐微微侧头看向了，

“比企谷君，走吧。”

“嗯。。嗯。。”她们的对话，我似懂非懂。原来有什么人拜访这里都得如实跟那个人说吗。不愧是县议员啊，看来坐到那个位置的人都很谨慎啊。

我站起身跟随她们前往餐厅。这会儿我拼命思考餐厅的礼仪：闭嘴吃饭。我打算餐后以最快速度离开这里。大概有一会儿没见到雪之下了，好像来到这里说话的机会反而少了一些，怎么说呢，是有些不太习惯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一旦周遭发生了点什么，会忍不住寻找她，想看看的她的反应，喜欢或厌恶，愉悦或忧伤。

“比企谷君，都是一些简单的料理，还请不要嫌弃。”

不不不，有橙汁我已经很满足了哦。

“您过谦了，姑且吃过雪之下做的料理，她很擅长。”

“比企谷君吃过雪乃做的料理吗。”雪之下母亲似乎有些惊讶。

“嗯，举办料理活动的时候，正好试吃过。”

是什么来着？西班牙海鲜饭？

谈话间，我们进入了转角的餐厅，雪之下正摆放着餐具，在这样的场合想跟她搭话不太方便，于是只能静静看着她认真的侧颜。

“小雪乃，比企谷君想留宿呢。”

“”

诶？雪之下停下了手上的事情，诧异地看着我。

“我没这样说哦。”哪天我习惯了雪之下阳乃的恶劣，我一定会变成圣人比企谷八幡吧。

“比企谷君，老实说也不是不行呢，我们家有多余的客房。”

“不不不，那太打扰了。恕我直言，因为本来没有这样的计划，所以可能不太方便。请见谅。”

无论雪之下母亲是认真的，或者是开玩笑，我都必须否决掉！

“那好吧，下来再来的话可以考虑住下呢。”

“那比企谷君下次什么时候来好呢。小雪乃很期待吧？”

“姐姐，吃饭！”雪之下有些生气。

姑且希望她们不要这么快得出结论。

晚餐时间，如果无视雪之下阳乃的捉弄的话，勉强算是消停惬意的时刻。

餐后，雪之下母亲希望我再待一会儿，她安排了茶点招待我。

“比企谷君，我从阳乃那里听说了你处理事情的方式呢，相当有趣。”她一边寒暄着，一边给每个人倒上红茶。

“您误解了，我的方式相当拙劣。”

我悄悄看向了雪之下，她无言地看着手中的茶杯。一直以来，她都不认可我那烂透的解决方式，她想要做到happy end，而我却深信一定

会有人受伤。我得承认，我2套也左可助的庆己给予自己的伤害。恶劣的是我也在可耻的庆

幸着，这样的方法帮到过她，这样的我没有退出她的人生，这样的我得到了她的信任。

“是相当恶劣呢。不择手段达到目的，自顾自地冲锋。”

雪之下突然抬起头看着我轻轻微笑着，目光里除了责备，还有着其他的東西流动着，这样的眼神和微笑深得人心。

“那真是抱歉呐。”被这样注视着有些难为情，我乖乖看向自己的红茶。

“比企谷君，一直以来，你觉得你是『人』这个字的哪一边呢？”

雪之下母亲温和地笑着，和雪之下如出一辙。她是想说文化祭的口号吗。或许她并不了解我，但说不定知道些什么。

“我不知道。”不知道的事情，就是不知道。我没办法傲慢地成为哪一边，或许我哪边都不是。”比企谷君，你开始总是成为支撑的那一边，最后成为被支撑的那一边。”

“我想，您过誉了。”可能，我自己也不太明白自己。

“不觉得为了谁太拼了吗。这个『人』。”阳乃小姐狡黠地瞥了我一眼。

“妈妈，有点晚了哦。”雪之下看了眼时间。“那我安排一下，送比企谷君回去吧。稍等一下。”

“那我回房间了，小雪乃，比企谷君交给你啦。真可惜呢，不住下来。”阳乃小姐潇洒地走上了楼，雪之下母亲也起身走出客厅。

“走吧，比企谷君，司机等等就会在门口，我送送你吧。”

“那真是麻烦你了。”

我和雪之下在玄关换好鞋的时候，雪之下母亲走了过来。

“比企谷君，招待不周，请见谅。欢迎下次再来。路上小心”

“不不，我才是烦扰的一边，感谢您的邀请。”

“雪乃，记得确认比企谷君上车。”

“好。”

我和雪之下走出宅邸，往庭院门口走去。

我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没有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吧？”雪之下扑哧笑了出来。

“不，我原本就认为困难多了。”

“我说过了哦，我很麻烦的。”

“不，这我一直这样认为。”

“某人还不识趣吗。”雪之下步伐慢了下来。

“唯独这里没办法让步啊。”

“今天出现在这里，已经代表你没有退路了哦。”

“那是什么啊，好恐怖。”

“我正在考虑怎么跟父亲介绍你。”她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。

“喂喂喂，你那县议员父亲不会把我赶出干叶吧？”

“姑且父亲也是非常疼我的呢，所以应该不会。”

“雪之下，你这句话好像前后矛盾了吧。”

谈话间，自己的衣袖突然被扯住，前进的步伐被硬生生停住，身体往左边的女孩靠了过去，我的左手被雪之下温热的小手牵起，两人再次慢慢往前走去，

我想，她的脸一定很红，虽然我也是。但是，不想放开，一刻也不想放开，以后也不想放开，想紧紧地牵着。

“约会。的话。。。想这样做。”

“嗯。。嗯。啊。听你的吧。”

可恶，好期待啊。

